

序

本文集所收錄的文字，多是我2003年退休之後所寫，大部份發表在香港的報章雜誌上，少部份發表在北京、上海、台北、台南、新加坡、首爾等地。

對一生碼字療機的人來說，其實也無所謂退休。不同在於少一份責任，多一份抽離。好處是你可以置身度外，說三道四，站着說話不腰疼；壞處是無所羈掛，容易七不搭八，跑馬挾沙。

所謂抽離，也只是相對而言，要做到真正的抽離也委實不易。文藝批評雖然在評說他人，歸根究底，也是在說批評者自己。這就不可避免地包含誤讀、偏頗和個人愛好。

批評是感受、理解、表達，而非求證。樞合枘嚴的釋義是不存在的。只要詮釋，就難免過度；誤讀，卻不一定都有創造性。我平生痛恨四平八穩的中庸、俯仰迎納的全面，寧以片面求深刻，不以周全求圓融。

我近年多在排練場邊幫閒，寫的也只是些隨聞隨記的短章，散散碎碎，很不理論，望讀者諸君見諒。

是為序。

林克歡

2009年10月27日

於香港衛蘭軒